

芝園集目錄

草集卷之二十二

書下

上許相國老師

簡聶崇野老師

簡鄧定宇老師

簡喻楓谷憲副

簡林燮軒監部

簡徐檢吾南民部

簡顏暉臬侍御



上鄧定宇老師

簡方岱陽侍御

與陸君策

與陳仲醇

上張洪陽老師

與徐薦所年丈

簡喻楓谷

上朱宗伯老師

復顧右海孝廉

報臧晉叔國博

報吳中司理令君

簡張伯復

與董伯念

上秉洪溪老師

簡馮開之司成

簡譚華南比部

與同年徐鍾嶽

簡董玄宰太史

簡許仰亭令君

與張虞侯

與楊彥履

簡董玄宰

與范長青

簡謝白下諸年丈

上陳楚石老師

簡顏嶧皋

與周雲望兵部

簡方象雨憲使

簡同年葉玉城侍御

與劉工部文光

簡項給諫東鰲

與張喻齋舊父母

報項明甫

與顧瑞徵都閫

何氏芝園集

華亭何三畏士抑著

書下

上許相國老師

老師之門登龍附驥者蓋雲集焉而某以臃腫戚施亦與藏納蓋自成均以迄今日督教提携非旦夕已曩歲春官之役過辱嘉賓蕃數寵宴勤渠至于再別三黜而尤郵書慰勞之且自謂踈于網羅也仰見閣下汪度不遺菲葑乃不肖拊膺捫心宜何如慙悚耶

頃讀邸報 天子念老師康國功殊恩駢錫則既捧
 額頌揚媮喜備至已而聞公子以璠璣掩埋則又怪
 造化不仁摧殘玉樹嗟嗟悵快繼以歛噓私度 社
 稷生靈倚毗公相者不小老師宜為國珍愛勿以公
 子憂損懋迓禔福實門生私祝耳敝鄉水旱相仍薪
 桂粒玉民不聊生所幸守令而下人人鸞鳳朝夕拊
 而循之可謂劑脈厄羸衽席溝壑計老師注意天下
 安危而此一方吏習民寧必 廟堂所樂聞者故不
 惜觀縷及此也鴻臚汪君誠恂恂長者已如命同謁

華亭項父母重以老師姻婭倒屣枉車業已受辱安
 堵矣附復不宣

簡聶崇野老師

時居封公憂

某不肖受老師家人國士之愛酬恩報知即竭頂踵
 猶恨其晚乃老師暨爾懸車某落落音問夢寐空勞
 古有累三月糧負千里笈者何人哉言之愧汗泠泠
 下矣老師忠直名節受金陵衣鉢正傳發矧脫穎僅
 露其半而抱璞不售天下聽望車音之出林者良久
 不意復以太老先生喪羈鳳毛而繫麟趾也某雖貧

生芻一束豈敢後于古人今不能以絮酒躬奠靈榻
僅與二三兄弟托青鳥薦白蘋罪可知矣老師仁孝
知苦塊之餘哀哀如孺慕顧此身乃世道所關伏惟
損哀節悲上以慰九重下以慰九原者某望之祝
之臨楮遡風雪涕如雨

簡鄧定宇老師

業文至接老師手書長跪讀之具仞師門記存之雅
萬倍恒情且念及先祖母先弟之喪遙頒素纁下弔
不肖某啣哀百叩進之靈幃頓令歿者光賁丘原生

者榮沾里巷存亡之感與日俱長矣恭聞起居萬福
喜動眉睫第今君相推轂吾師非久且將大拜而
北轅未駕學士大夫聞而駭之夫江右固多偉人然
未有行藏惟時如吾夫子與吾張夫子者張夫子養
重朝宁而天下惟恐其不留夫子養高山林而天下
惟恐其不出兩夫子所係世運夫豈小小而老師獨
不為蒼生強起乎以故門生於前書中有私請焉幸
勿堅東山之卧也頃閱邸報見禮部所題正文體疏
言言切中時弊不覺撫膺某誠愚昧無所知識然常

侍教函丈靡匪正始正宗私心竊亦嚮往焉近來搦
管者離經背聖迂怪謬悠不能窮詰可謂極陋大壞
廟堂之上注意挽回顧非得負海內重望如吾夫
子者為之盟主而徒以空言鼓動之奈何令士子向
風以此知吾師出處豈直于世運有闕且闕文運矣
不肖家難薦臻幾成幽疾無暇執筆為文即有之亦
皆官鄙俚之詞不足以辱郢正遂虛上呈嗣有以請

簡喻楓谷憲副

舊守雲間時在告

往從五馬之後以格外見處時時得干旌下臨今杜

足不敢問戶外惟有雀在羅耳客歲曾脩片牘上訊
起居得無浮沉否世道薄惡如鈎如弦誰復置辨以
斗大三輔不容喻先生卧治其間必欲以東山雙屐
相贈良可惋嘆雖然匡廬五老原是明公囊中故物
今得甦返初服折松飼鶴含冰將父未必不勝五鼎
食也所許漱六齋及芝園詩敢請名筆以光蓬室不
肖夙叨台臺異數而小齋荒圃不得喻先生品題大
是欠事明公有意終教之乎久欲脩候問之水濱無
柰花雙鯉茲因去郵少布尺一仰祈為道珍護不宣

簡林燮軒監部

屬者使車飛蓋鶴城俾僕得御龍門講元禮通家之
好忘形忘分則豈非天幸哉追隨青溪更叨優渥授
餐適館陳義甚高感結於中何敢諉也承委卷素業
已繪味敬完上掌記者其諸大作語語青霞直是壓
倒元白時與衆甫臨風曷歌令人意銷神往回眎不
肖輩閣閣囁嚅了如嚼蠟矣小叙鄙俚之辭媿無以
揄揚盛美第令不肖姓名得附大君子雄集之末亦
不朽盛事也讀詩卷知太先生純孝今古所稀小子

誦頌執鞭而從北面而事所恨者亡縮地術耳竊計
我翁乘槎歸里衣彩娛庭捧百年之觴申雙壽之祝
詎非人世間極樂哉仰羨仰羨別後為瘞鬼所苦幾
至狼狽今日且遊蓬壺也陽羨故多佳山水亦不肖
為兒童就試時所嘗遊寓者臺下以名賢駐節當亡
清廟高吟令山靈增色耶不肖賤軀平復將有白下
之行度亦不出中秋左右此時明公未駕北轅定須
取道一觀清光追隨游轍不然者計於燕市中承翁
聲款陶然北道主人明公或不多讓也

簡徐撫吾南民部

舊司理雲間

曩者公署戒嚴門清如水而不肖以干謁之跡重煩
館人秣為請卑佐之北役非明公雅念并州何以有
此所謂曰日易匿金石難銷者矣孟孺先發湯附八
行未生續游白眉械獲鯉未知仰辱鑒存否也伏惟明
公世談碩望又傾縉紳 清時罕偕必有異數寢焉
而公三事履高而長六中其美益下乃決哉不肖邇
來窮愁甚潦倒不堪常欲乘十日糧為四方遊以
庶幾知已之一振而明公一片熱腸尚居清曹冷局

它相知者又未必如明公之愛我而厚我則信哉書
生之命之窮也不肖素引分自安不善嗟貧嘆老亦
偶及之以賈一咲耳六代風烟千山雲物画省在望
書與意馳

簡顏嶧臬侍御

時在臺中

海陬下邑幸徼杜母召父五載于茲即蔀屋之下曷
不春風而不肖尤私雨露焉倘所稱臨邛之遭也者
顧不肖何當馬卿乎吳閭送別去後注思即饗殮吐
哺夢寐起居有不反覆轉輾而念明公息知者非夫

何士抄卷四集
也方今 朝常若沸言路若爭非有真君子大豪傑
負當世之望如明公者以耿介當雷同以忠厚濟正
直孰與挽滔滔之波而抹靡靡之俗哉所幸 天子
側席首拔明公駿馬鳴鳳昂首舒翼其所為世道持
平民萌造福者固可旦暮翹跂矣也太平之頌謹當
播揚 清時若乃鼎碩在望藉有憑依亦更切二天
之戴耳不肖恨亡縮地術躬致慶忱敬脩尺牘附便
鴻以往聊以見不肖為公賀之什九為私喜之什七
云

上鄧定宇老師

時以少宰在告

恭惟老師道德文章雅負海內重望

廟廊側席虛

懷士庶舉手加額靡不欣想蒲車一出以霖雨蒼生

而老師高卧東山日沉酣于性命之學視經世事業

不啻弁髦之雖老師冲襟玄覽非門生所能測識萬

分之一而比者 國事聚訟羣咻恐非我夫子暨張

夫子振鐸樹標未知何所稅駕也門生書生不敢妄

議顧老師出處所關者大不識何以教之邇來計福

履駢駢麟趾蟄蟄寸心千里注念為勞所可恨者無

何士拙著集
七
繇負笈門墻提耳命面令不肖么麼之子株守章句
咕嗶且無論師門大道不能仰窺藩籬而于世俗功
名一事亦未即勾當祇付之無可奈何耳臨楮不任
瞻依伏惟為道自珍

簡方岱陽侍御

時按甘肅

頃者都下同年之讌兄弟俱來後先畢集椒蘭道故
金石盟心皆藉我兄翁及玉海賓庭兩丈為之宗主
而不肖么麼數輩得以熠燿之末光附風雲之勝會
者也此夕款留寓邸更荷勤渠覲玉燭之輝沾瓊卮

之瀝蓋年夫於交游中無泛愛而若於形骸外有深
知者歸途迢遞幸借車馬之力速達家鄉敢忘君侯
明賜哉仰惟門下氣含朝陽心冽湛露當使所居稱
治所去見思而茲以繡衣使者走雷電而挾風霜尊
嚴矣夫張掖酒泉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領袖
諸蕃非有豪傑任事如明公者爰授方畧而控要害
北邊能安枕邪天設大險帝遣重臣旌旄所指山
河若飭而新矣不肖白面書生青衿賤子不能遠涉
邊境伏謁台光唯有遙盼燉煌載揚威德聊當前部

鼓吹耳鴻便獻書起居一千將命悚又悚又

與陸君策

足下生長九山中夷猶九山下時時描寫題咏為繪
為歌而近復為園其側曾次丘壑空中樓臺舟行之
次從三四里外翹首望之隱隱見平原修竹里矣園
林主人不在耶客來何徃徃題鳳而去

與陳仲醇

朝來頗饒文興忽讀賞花詩歌不無見獵之喜然終
未敢搦管為和而又安忍遽已之乃今知足下江湖

散人縱橫何不如意若吾曹直檻猿耳可嘆昨過從
記室又會出郊西晤對之難爾爾

上張洪陽老師時在政府

恭惟老師入相海內靡不引領企踵想頃太平矧門
生畏者舊沐宮墻之教素叨陶鑄之恩其為光寵欣
忭比于恒情豈不什伯千萬之乎歸途從陸失遲台
旌注仰師門曷勝馳戀已於五月初十日北望百頓
遺蒼頭持尺素上賀斗垣想徹霄覽久矣茲因松江
譚郡丞來京之便肅此再候萬福譚丞於老師為後

進鄉人又門下士也其治行神明卓為吳中幕僚冠
當已入老師延攬中而今以轉漕并奏績此上行且
摠衣法座之前計老師一見而廉重其人不惜吹噓
而培植之矣外華亭父母項令卓異循良一時資望
無出其右指日將以 璽書見徵亦必老師所稔聞
而首加褒崇者門生草茅卑賤豈敢妄言郡邑德政
以瀆台嚴第曩時居恒侍老師函丈見談穉邑賢有
司未嘗不嘖嘖稱賞况今秉衡執樞風勵天下廉明
之吏而郡之貳如譚邑之長如項默然不以上聞是

門生子民之臯也故敢具稟以備閣下吐握甄拔
知畏非阿私耳心祝口祈惟為 社稷生靈珍玉

與徐薦所年丈

時守濟南郡

弟不佞東海輒生耳辱丈推分年雅識面識心曩時
都門會晤握手脚杯情津津乎婉篤也迺懶嫻之性
株守幽居未遑一奏赤蹠以候動定我懷何如仰惟
年丈神標曠度駿譽令聲蚤已頡頏而上今且佩千
石之符而馳五馬之駕儼然大郡古諸侯矣臨淄境
上拱手而頌神君慈母者非徐使君也耶竊念同籍

兄弟並皆翩躩雲霄而弟獨浮湛鉛槧脩名不樹玄
素復凋恐終老于一丘一壑奈何顧投分結契明公
于某意念誠深幸有以勗之日月轉轂倏且計偕便
須杖策函山或放舸汶水順風而前一領謦欬耳貴
屬吏樂陵宋丞不佞肺腑親也其人倜儻善博綜而
矢志一稟于貞亮恬潔想方衆甫能道之必蒙拔刷
矣弟念臺下為賢否鎖鑰之關所籍提携非淺輒敢
再邀寵靈惟不以賞生目之常調馭之幸甚

簡喻楓谷

客歲孺休歸豫章儼然琅函及之捧讀者再不唯五
雲煥爛而握誼殷殷何減疇昔矣請告十章直凌郢
雪奏之黃鶴白雲俱下塵涵得此不覺四大為爽也
且從孺休談稔知明公居起日益頽閒而庭椿不老
玉樹森如時時相與捉麈舉杯北窓高味香爐馬當
之勝青翠氤氳落几席間掌大南浦又奚足一當飲
馬耶所云不入城郭良與東山並高已弟念 國務
旁午以明公之玄中鉅外朝野倚重者有幾乃夷猶
泉石政恐不得久戀于斯意 天子將齎金童度明

何士拱志園集
公於紫塞之上耳且明公聲價與張鄧兩師鼎足而立兩師在朝明公其得堅卧不出奈今天下士民引領乎西湖之約候此時北度吳關有先聲至某將身次秣駒之傷膝行而前也某春來落魄荆維葭光困頓榛莽間亡可為明公道者唯是杜門築塢於竹素之業尚未敢負家園蕭索日甚半畝篁竹中久無至人墨跡倘不吝繡句以增色衡門亡論不肖即烟蘿水鷺亦且剖榮起躍矣聊次崖略未盡欲言勞勞之思托之夢寐

上朱宗伯老師

時在告

近惟老師杖士之役網羅一時俊髦而畏以襪線微
士亦得與焉以廁門下士之末數年來教之誨之提
之挈之若謂為可備甄陶者不肖自顧形影捫肺腸
會何人斯而得此哉重以奔走南北阻脩河山坐令
尺素寸私罔申下執心旌意絮推轂紛飛踈曠之尤
夫復何解恭惟山斗望高薦紳領袖海內翹跂大拜
而時閱邸報知已庭推再三竊計延登之命旦
暮且下東山獵屐不得久侵家園莓蘚耳大兄榮名

青漢步武金闈計日錦旋趨庭斑戲豈非倫常之樂
事而人世之榮觀哉忻仰不肖漢落泥塗勉事
鉛槧邇來操觚者吊詭日甚而猥以材鈍筆弱不能
與時頡頏么麼數言未知能中桀鑊與否老師文章
司命其何以箴砭之握管意馳緘書神往區區之款
百不一宣

簡顏擘臬使君

時居太夫人憂

往歲抄秋不肖某以監事走赴留都冒霜踏雪迄臘
盡乃得抵家不虞璠函屢貺儼然下頒捧之恍如觀

而感而不言可知也蓋明公金石之誼于不肖可謂
千載矣春來即欲覓長年問渡西陵叩琪琚於越山
中忽抱幽疾自同寒蟬惟與風葉為耦入夏稍安而
會弟姪輩試事匏繫徒深渭樹之思日又以諸務束
其兩足而兼之范史雲之貧無能累數日道路糧借
心葵大涉江而來也未見君子怒如調饑其不肖之
謂乎明公嶮然玄度骨節珊珊故自無恙且闔門駢
諸良慰遠人至懷曩時息浹海隅至今家戶戶
初而後知滌遇薦加于不肖賤品者更令人鏤之不

忘也。更念讀禮尋竟飛鳥有期。當寧者行且追馴
雉雙岐之績。憶避駭持戟之聲。竊計書屏簡存
賜環且及。政恐東山白雲不得久。籠使節耳。如某管
削之才。說劍談兵了無左驗。然終以奉教大君子不
敢自墮塵埃。近復掃軌杜門。一搦帖括之技。而腹半
荆榛。末由芟剔。明公何以辱教之。朱明謝印白。臧攬
符當掛布。颿一片于錢塘之濱。以晤對光儀。親聆聲
咳。則明公許之乎。併次崖略。百不一宣。翹首斗山臨

謝

復顧若海孝廉

己丑之役。從燕邸李使君署中。把酒交臂。驩若生平。
別來數更。裘葛而美人之懷。鐫篆肝鬲。胡能忘也。壬
辰再覓色。笑于長安。無繇良。遘東還。碌碌歲月。即江
以南以北。一水盈盈。而赤鯉白鴻。杳然無便。幸從二
酉陳丈。動詢起居。聊慰離索。比二酉。遄蒞。又缺然八
行。奏記尤。怔仄不自寧。夫薰風拂座。夢寐為勞。乃鼎
鞫儵從雲中。冉冉而下。長跼啟讀。如覲紫芝。不肖杜
戶。繭足以七尺。軀作五色。蝨于書史。間可念也。時髦

矜竒炫詭日異歲殊誠如尊札所諭不肖椎魯計無能追逐亦董董老經生唇吻耳乃吾夫珠璣在把亦復惓惓瓦礫豈勝小巫之慚布鼓之誚乎來策大佳不肖墨卿穎君無能為役聊書近作以供噴飾

報臧晉牀國博

拜所鐫齋名一石寧惟不落近代手真前無古人矣吾夫十指有神乃復不遺小伎爾爾敢不珍覈以蔽外懇賤名字之章即屬小夫乎乃徼惠長者載錫之光私心何能無覲也幸借寸晷之間願言九鼎之戴

報吳中司理令君

近以敝郡事仰煩兩院諸司至厓台臺下問所不據實而書文飾片言隻字以欺清聽者有如此日謹具揭報聞李太侯自冬仲蒞任以來第及三月乃士民皆感頌之者祇因古貌古心實意實政愛民煦煦訓士諄諄所以一聞京察之報翕然攀轅遮道號泣請留也竊計考察乃國家重典攀留乃地方私情而腐儒愚民遂若以為帝閭可叩閭闔可排撫按可奏保者故五學諸生及三縣百姓特往嘉定求按院

何士柏志區集 書 十五
具題而鄉先生及敝同袍心知其無保留之例偶出
一言商確遽謂阻撓群起攘臂故自一見按院述士
民懇留之情而歸皆扃戶不敢出而先是業已聞建
議者欲以異常之舉動聳上官之聽聞以堅其奏保
之意于是奇事紛紛遠近聞者不覺可駭可愕矣豎
白旗者乃一小民以白裙幅為之上書保留太侯至
此會議耳閉城門者因聞太侯欲微服而出西關故
暫為閉塞因以亂石置門限邊使其車輿急不得出
適王父母在縣閱儒生試卷一聞即曉諭開之閉者

僅止一日亦止一門耳若收銀投櫃者因後微聞太
侯必不可保留復任念無以為情故乘人心翕聚之
時歛銀以樹豐碑建生祠耳凡此皆腐儒愚民倡義
之過舉而非倡亂之逆形也但太侯初任頗亦多准
狀詞以致加嘆告訐者接踵地方人心頗亦稍稍搖
動故士民保留之中慷慨仗義者有之奸頑無賴者
亦有之因而借以逞其胸臆妄粘無頭帖子于市鎮
通衢或欲抄沒士夫之家資或欲盤詰去官之行李
雖云托之空言未即見之行事而比時人情洶洶遂

致風聞當道若江兵尊且暮不至至不厲威嚴則三四日間奸民乘機搶擄不無可虞故兵尊此來地方之大幸也屬今燕公祖王父母恩威並著左右撫綏無論士夫之家安堵即奸宄之徒亦竄跡矣但所拿彭蔡兩生實非首事者因兩生乃名下之士為衆人耳目所屬而一時亦慨然負義氣不能早決引嫌故閉門時彭生亦在收銀時蔡生亦在兵尊所訪雖真而兩生實為無罪彼奸民洶洶者尚未仗其辜也彭生名某係青浦縣學廩生今入貫為國子生乃邵武

守魯溪公之子袁左相太冲公之內弟也蔡生名某原係府學生乃少司馬蔡公龍暘之弟同袍蔡文麓之兄也彭生行誼卓卓負詩文重名海內縉紳無不知其人者蔡生重然諾爽口熱腸鄉閭皆雅敬之故兵尊在敝郡時兩生被逮無問識與不識皆為流涕而鄉先生自陸宗伯以下靡不抗言白其寃者倘得臺下拯之援之令兩生不罹于法獲保令名則善顯安而公論服地方官民上下帖然無事矣承問肅此稟復伏計神君片言當道重于九鼎惟曲賜幹旋闔

郡幸甚幸甚

簡張伯復

讀傳硯齋集擲地有金石聲非足下穿却端溪禿却
毛穎費一番磨礪工夫安能到此尊先大父以詩文
譽望冠冕郡中而足下藻思翩翩酷似乃祖可謂代
有聞人矣小齋荒圃門不容軒地不盈畝而借重如
椽亦記而咏歌之頓令几席草木間若錦若繪後有
按集而覽者得無謂為舞席歌床藥欄花徑耶一咲

與董伯念

客冬挈舟奉訪政為足下家難陟作恐鬱鬱不能遣
諸胷中欲相與慰勞且復有所商確不虞夫有虎林
之役不次于面也客從浙中來者開口輒訊足下舍
中事言人人殊大都謂足下力持其間頗與為構訟
者業已稍稍解散當無大釁亦無它虞以為私喜比
閱邸報則當事者驟形奏章矣夫誠賢者彼非不交
口而頌然獨不為尊大父地乎方今監司長吏爭以
羅織為奇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者不獨一浙亦不獨
足下一家似屬末代氣運將釀成劫奪世界者然自

何士抄卷四集
昔祀人憂天於今不妄耳詹泚政來啟讀手柬知况
味亦不大佳吾夫是頂天立地漢子當此之時須出
英雄氣魄設一石畫遠猷坐令家室得完身名無恙
顧不美乎若徒奔走東西支吾旦夕恐終無益勝敗
之數此緹縈伏闕侯生竊符為千古絕調壯夫所以
扼腕而拊髀也不肖弟老大頭顱尚作經生伊吾能
極是不堪且我生不辰私心誠不欲試吏而弟欲覓
青山片石逍遙此生即不得已勉上公車僕亦何意
必得之以此心旌搖搖未有所泊獨徼天之幸得舉

一子今已八閱月能笑言日夕抱弄差足自遣所可
為知已道者此耳泚政我故人忽來相見大歡即弟
貧甚無能贈之緋袍亦自戀戀弟以龍使君移節武
林欲趣行及之強留信宿不得乃卒卒作報言缺然
叙寒暄云

上秉洪溪老師

時為南大司馬

不肖其賤駑散耳辱在門墻愧乏空群之具而伯樂
在前即毛骨粗竒猶屈首鹽車傍以望一顧而今毛
髮壯矣幸荷寵靈得稍效馳驟以不負老師鞭策私

心且愧且感燕印得奉車塵喜承眉宇乃老師終不
鄙夷而諄諄進之几杖之後此誼至今勒自五内匪
直書紳佩韋也 留都鎖鑰以老師當代重望卧而
鎮之談咲碩昫秋霜烈日凜于戈戟矣不肖家居無
狀僅裹足自守不敢聞戶外事惟痛自澡雪以期無
愆于禮義乃顛蒙之質剪削為難老師何以教之張
虞侯行誼文章力能自樹而橐中若掃乃其志不肯
局跡諸生中作轅下駒故不肖與一二兄弟勸之游
成均因相與措辦強半如燕壘巢老師愛憐此生不

啻肉骨倘能稍稍振之以活啣索之轍則虞侯幸甚
虞侯固龍也方蜿蜒指甲以待風雨老師禹步吹噓
而向之鱗且飛動老師其垂護焉仰布興居草勒無
狀伏惟為道為 杜稷珍攝不宣

簡馮開之司成

客歲辱臨敝邑從同社兄弟奉頽咲于小園中而時
以軒車夙駕缺然追隨平頭歸捧手教讀之意何媿
媿也別後得南司成之報輒輾然色喜弟遣以遊至
白下度可一晤前途而金焦間邂逅周申甫兄知且

錦旋梓里嗣後弟徒白下抵潤州將及冬杪業已聞
行旌駐石城矣六館諸生願得馮先生旦暮北面迺
今絳帳虎皮主盟振鐸春風所拂桃李爭妍奈何不
令士子喁喁向化哉遙望文星在南每思附景而從
冀獲仰借吹噓以潤色澤而適病冗相尋急未得發
請以清秋一鼓三山之棹坐索馮先生十日飲也欽
之我社中敢稱長厚而會李刺史桂吏議士民攀留
者甚至樹幟塞門當道欲懲一人以示三尺乃竟遠
欽之囊三木而對楚囚已浹兩旬日矣今未知何所

稅駕丈聞而憐之不惜引手捄之乎我里人就黃成
均者計以衣帶一縷之屬備沐陶鈞而不肖肺腑戚
某某者更祈推分推恩而賜之眄睠固私心所大願
也不宣

簡譚華南比部

舊為雲間少府

敝郡厚幸辱明公卧治者數載恩浹于茲亡論蒸藜
喁喁感被汪澤即士大夫靡不飲醕浸膏者如不肖
脊脊轅下明公于常格之外異數殊等睽之且也波
及外家多所湔浚所謂金石之誼比于千古矣何物

何止抑之國集
不肖乃善逢若是曩者輓漕長安清聲偉伐不減三
輔且謂 天子賜璽擢守敝郡詎不大媮快乎哉迺
天子重明公而以爽鳩司補留下坐鎮上流敝郡
之荒瘠令不獲載沐化雨良亦非幸第念卓異瓌瑋
簡在 宸衷孔翠之羽威鳳之足政恐爽鳩司亦不
得久留也則又為惓然加額矣報至度明公駐節吳
閭急欲尻輪臂馬走楓橋之澣以稱台社乃俗務溫
東未遑一叩星輶即將不腆令平頭肅候龍関石城
間而會聞錦帆又挂西湖之上旋命下使兼程而前

代中區區之悃幸明公之俯鑒之也臨書皇悚不盡
覲縷

與同年徐鍾嶽

時為南駕部

往歲薄遊白門幸承光霽累日嘯咏所隨密于骨肉
同籍兄弟中如我年丈用情殷篤者指可多屈哉奉
別以來久踈謝問如弟懶慵成性日堞坐甕牖間如
款段伏櫪無能飛越蓋車適足自點爾老夫壯猶軼
世雄畧如神保障 舊都聲績無兩尋以不次擢歷
崇垣何俟枚卜弟忝附驥托木其為寵藉欣忭豈不

何士補去國集
書
什百恒情乎友人李茂承南游附此起居下執茂承
乃鄉先達憲副之裔風流邵雋雅稱六館譽髦而詞
賦丹青又為江以南推轂茲其來也仰止大雅特甚
敢介紹先之試與論交其人冲襟藻思當自得之把
臂間耳箒頭小詩寄懷以博噴飮遥睇仙鳥雙眼如
送

簡董玄宰太史

高足張清臣歸知起居之詳嗣後無北鴻遂不及再
片號獻春雨雪霏微梅花妬盡江南春燠酷似嚴

冬不能躡屐出門戶日惟攤書擁爐對二三友生澹
淹時序獨計景光如電白日易匿計偕之期歛在眉
睫下矣秋中馬首且北與足下握手黃花間耳季仲
舉入都肅此附候新履仲舉為弟內姪為彥履東林
君恂恂爾雅幸昕夕提而教之諸不具啓

簡許仰亭令君

時再令海上

天昨東南重借高賢卧治下車以來馴雉嘉禾見于
原野百姓強息而上漙漙里門歌咏德音者不啻康
衢老人矣繇明公以慈母之心行神君之政坐令蓬

何士抄卷四集
翟水鄉化為桃李不肖仰濡餘沫亦得從春臺之傍
而游焉則何幸哉督學移文校士士氣一新臺下日
月雙懸能逃朗鑒第不肖窮交之子四人念其少年
多竒無伏羲汲引之者恐終淪落心實憐之往者伏
謁仁臺已經面奏仰承俞允敢列姓名以聞不肖雖
至愚極劣不敢有他腸若徼明公之惠以私尺寸者
曠日可指耳偶患河魚故托穎君陳其肝鬲冒瀆威
嚴皇悚皇悚

與張虞侯

時虞侯再游燕市

彙不佞北蹠足下曳裾而南及不佞南旋足下又裹
紵而北矣車塵馬足間寥寥數語恨不從野店中相
枕而眠惜離語別另自一番情緒也比還舍亟以所
寄平安兩字傳道堂上閣中居者千祥萬福當不貽
行者憂也足下何日抵京以何日謁見政府豫章老
師重足下才行不去口亦不去懷時客有在坐者亦
咄咄虞侯虞侯也吾鄉三太史並典試事司文衡亦
出一時絕盛足下客長安三太史為北道主又皆為
足下故人應不令寐莫耳丈夫處世亦何常哉有不

何士披卷園集
翼而飛不脛而走者有三年不飛不鳴一飛冲天一
鳴驚人者有起而蹶蹶而起者亦有終身不能自致
跬步進尺寸者總之利鈍遲速有蒼蒼者存足下試
以吾言為然不然也屬者不佞匏繫株守偃伏衡門
下矣雲霄之事業已拱手讓人何敢復煩方寸其所
為千秋不朽者寧詎無意俟足下歸而計之

與楊彥履

屬者長安之役足下竟着左鞭不肖即潦倒落鬼乎
乃是下于社中復建一幟可謂載錫之光聊足自遣

矣歸接手書殷殷念故第謂處京師者良苦而歸故
鄉者良樂恐亦非人情也又謂諸卷語出尋常以為
此物有命誠然乎弟且未論其他如佳卷英英奇絕
乃得鑿賞主司不可謂命然又不得哀然舉首亦不
可謂非命也若弟才鈍既不能為奇特語籍令為尋
常語又復不能造化小兒恐終為所簸弄如以一小
舟浮沉巨浪中安能到彼岸耶幸憐而教我足下
廷試之次例得授州此非 廟廊所以處足下亦非
足下所自處者足下故嫺詩賦古文詞持此而就館

閣之試當無先鴻華耳羨之望之時從嫂夫人閣下
候問萬福且繞庭玉樹觸目琅玕固知足下所處皆
人間樂事也弟近得舉子尚呱呱懷抱中豈不大有
逕庭哉目下秋深惟加意珍攝是禱

簡董玄宰

秋中曾郵尺素通候吾兄當達掌記者人從北來輒
問諸兄弟居起知與衆甫元徵彥履寓址密邇時時
聚首把臂樂何如也若弟閉門掃徑日坐荒齋雖間
嘗握秃管事公車言然終不能怪怪竒竒以投時好

搃之青雲之業惟天所命寧復桂之胸臆哉今月徼
幸于天獲舉一子吾兄所贈春聯有熊夢得賢人句
若為之坻也者如君策吾生學養蒙亦出足下之筆
一時相傳以為太史公片言隻字能令友人添丁貴
重可知矣聞有以蜚語橫加不肖者果然乎弟縱謏
劣無似何至為此輩所短諸兄弟必以正言叱之不
諛夫高張耳燕山早寒強飭自珍

與范長青

時在白下

是下灑灑落落誠不作官人樣子何遽欲杜門請

告耶昨晤徐駕部寄聲為語范郎仍出視事此非東
山屐北海樽時也

簡謝白下諸年丈

時在宦者駕部徐鍾岳比部何東華吳左海國博陳滄溟

在京者進士沈玄初張華字孝廉黃新渚而會以游至者吳門則蔣成吾錢宇屏就李則

張璇陽而雲間則不佞某也

不佞幸以施松附驥之雅得望末光而比者復以浪
遊又得相從舊都下蓋舉同籍之士宦于斯家于斯
以及流寓于斯者屈指凡十有一人焉天作良緣時
要佳會肆筵設席醉醲飽鮮聯袂披襟剖肝析膽

損官衙之務徘徊北海之樽且尋風雅之盟嘯傲西
園之讌蓋昔年兄弟各在天涯而此際咲談難為胸
臆矣若會朝之同執率三歲以為恒乃萍梗之浮踪
雖一朝其未偶今可不謂奇遘哉所最幸者不肖弟
猥以蓬蒿之心謬投金石之契才慚劉阮濫陪蓮社
之香麈筆謝孫王獲侍蘭亭之勝事此某所以不得
不侈其盛美慶其遭逢而為一言以頌者也獨念人
非鹿豕星有參商懷故國之山川恍天青而雲白戀
他鄉之杯酒忽雨散而風流會見再期願言各珍

上陳楚石老師

時為南大中丞

遠覲龍光寒暑屢謝河山脩阻昕夕怒饑幸而借重
留京福星南下荆榛舊地曩辱棠陰覆庇者今且
霑濡無量矣屬者蒲伏臺門一千紫氣仰荷老師損
其周衛而驩然與進之無論在車張具禮遇特優即
所提耳命面靡匪舒乃堯結砭乃顓蒙若忘其駑下
謂可置之鞭策也者不肖方以久玷門墻皇恐振刷
何老師陶鑄殷殷回視積舊累素之雅更有加耶鏤
銘鏤銘當老師按郡時距此不越二十餘載而人心

鬼魅世路嶮巇日甚一日向所僂指而控師翁者
激于全吳公憤故望霜臺按三尺以伸威借一人以
行法而挽頽俗之靡靡固非獨為身家顏面而已也
瀝血之誠僭披左右副簡詳具茲不備宣

簡顏嶧臬

時謫居澤州

都下樞衣法座幸得以子民通家之愛時容造膝而
談舊誼新棕瞻依更切感難銷矣所恨不肖落魄之
夫淹然氣索竟從三吳菰蒲中窺形息影而比時明
公亦奉命出知高都跋望太行王屋令我心旌益搖

倚士松蘿園集
搖也夫以明公繡衣使者建節霜臺業已干城萬里
而棠陰之覆不遺晉中一州固知德星造福此方亦
復非偶耳孔道衝衢不無少煩車騎顧以宣尼大聖
而轍跡在焉獨不令賢良大夫整爾僕僕作折腰態
耶幸母以勞苦為念竊計賜環之徵朝暮且徙天而
下矣不肖秋思寐寐躡蒼西河之上而使命儼然臨
之比歸啟讀副以朱提廉吏杯羹可勝寵藉先後所
委圖章已屬鐫就貯為兩函一出新安蘓爾宣手一
出鄉後進孫生手兩君于此道中輒稱玄著故雖累

累頑礎不敢不以上呈也慚無貢贈祇有丹青佳山
水以資玄賞繡佛以奉清供素策以揚仁風何物能
能敢玄使君庭實哉紀綱再辱卒空報械魚腹郵筒
神與俱往

與周雲望兵部

仰惟先生操履治行比于古人而
輒負三至之毀而抱再刑之號耳不自無論昨在羣
轂下為先生吐露其不平即居恒
及世間黜陟事未有不慨慷太息而繼之以泣者也

雖然青山白雲從此遂落先生手矣以先生逍遙恬
澹之致安往不適何必榮進乃稱快哉近來冠綬之
士斥者囂囂省署幾空所謂進退維谷莫甚于此假
令先生尚在宦途不肖恐當移書相勸亦宜歸卧林
泉何苦以此身作虛舟日試大海風波中也儻不肖
後先南宮之試不幸為人收置籬籠而才如君瑕者
或博士家言又不幸入一時羈絡未必不為檻中核
獄下胸者彼夫超然行樂無掛礙孰有如先生今
日所處及不肖君瑕二三輩者乎聞君瑕治裝將從

九龍山側謁先生起居聊布尺牘為訊比不肖亦復
大有遊興當訪先生于捭花窩中索十日飲也新刻
詩草附往請政小巫見大巫慚且汗下惟勿以為咲
而郢教之幸甚幸甚

簡方衆甫憲使

時備兵永平

盧龍重鎮幸借威稜方叔壯猶指麾若掃曩兄所執
者詩書印耳而今以纍纍斗大遙控黃臺碣石之墟
聞有負天負神者亟就鯨鯢之戮即走丸未喻其制
勝而破竹寧比其蒞機也自非吾兄勇而有謀整且

能暇何以辨此 聖明在宥注念安危有如夫勞苦
功高而不蒙超陞重賞者耶 璽書黃金可跋而俟
矣嫂夫人之變大出意外蕭然旅櫬即道路聞者且
亦惻惻傷神足下縱是無情痴當不鼓盆耶魚腹鴈
翎依依北信一賀一弔詞不備宣

簡同年葉玉城侍御

時按江西

昨者都門之役老年夫以卓異被徵而弟復拓落下
第瀕行悵別把酒瞻輪奈何不令人憶令人感也恭
惟年夫冠豸乘驄為 帝耳目茲且持繡斧出按豫

章之壻矣張老師注念桑梓必欲推擇才望可以振
神氣而培元氣者以造福鄉邦而吾年夫觀風之遣
朝上夕 俞即銓曹易啣以請而竟寢不報也蓋

君相環視臺中執法無出明公右矣邇想轎車甫臨
四境安堵無論宗藩仰澤氓隸蒙休即所稱盜淵逋
藪且將不煩指顧而廓清之一路福星非吾年夫其
誰耶赫氏舊為屬下小吏而茲從閩中還取道伏謁
脩承賙賧賜之乘傳而歸且復殷殷寄聲不肖弟也
夫弟往與明公為同年兄弟懽然布衣交耳夫一旦

凌霄漢挾風霜而某猶敝貂束手甕牖一言記存夫
有霑逮恩矣某何顏哉悚息悚息台署戒嚴難以私
牘投遞而茲借雙魚之便敢郵尺素之緘咄咄故人
固知明公之弗麾之也草率不莊伏蘄慈宥

與劉工部文光

不肖弟汗漫南遊幸值我翁駐節猥以故人之庇備
沐殷勤時時飛鳥張筵即罄款間肺肝可眎而金石
可銷也此之為誼千古有兩哉感切感切真州之役
弟方入境而已知地主之不能為情轉而維楊地主

不謂無情者矣而弟則苦于酷日又難逗遛也茫茫
六合何有么麼何生而奈何妄意不朽之業嘵嘵然
執塗之人而告之所可告者海內知己獨明公耳明
公一見而輒獎許之不置曾無楊雄之才謬叨桓譚
之嘆心竊愧焉至欲以梨板佐刻直須鏤之五中異
日者倘幸竣事當亦憑藉寵靈縱令災木無論矣信
使再投旅次更荷記存抵家而陳君懿卜檄書而來
把讀數周一字一愛又喜得鄧先生集啓而讀之而
竟非鄧先生集也想屬掌記者之悞能易而終教之

乎世聲方事考試碌碌奔馳稍暇當覓其丹青以供
覽翫

簡項給諫東鰲

舊令華亭

久踈魚腹郵筒缺然聞問父母孔通詩云謂何捫心
自慚罪狀且難擢髮數矣顧客有自縉雲來者未嘗
不手額而詢台垣萬福也屬者安石之卧知以時起
無論蒼生所快瞻實惟舊子民所更欣注者比不肖
適有南征之役亟鼓行而前一扣檠戟下少申五載
傾馳之悰而所至姑蘇以及毘陵而潤州俱聞台車

已先一二日發矣追隨弗及惆悵久之於是乃取道
而抵秣陵秣陵之遊凡三越月返舍始得焚盥而拜
函書命酒張燈尚煩記憶即明公不斬文園之褒乃
不肖敢逃狂奴之誚耶悚又悚又至又損惠佳幣佳
編令人把握披誦感益不能已已主人出戶家無紀
綱竟至慢去遠使譴報復何可言恭惟明公造福雲
間蜚聲闡下以此含香青瑣結綬黃門令海內夙
知公輔之器不獨青田而明公百煉之金又從唐山
雙溪中鎔冶而出其剛何至繞指其直且可批鱗計

當今廟堂所需無急明公者恐不待枚卜而賜環之
命且下矣言念北省絲竹之音愈深東人甘棠之想
眷戀豈勝道哉鴻便肅此上訊興居并祝禧祉侑緘
不腆仰冀慈渥

簡張喻齋舊父母

時在兵曹以註誤被謫

冬杪原擬郵車當以此月還里以故再拜而遣平頭
奴不虞行旆尚滯長途也遣後旋聞左遷之報愕然
惘然既而大司馬有疏為明公特白覆盆弟讀之輒
色喜以為其力可以回天庶幾其能見日而主上

又復不省竟令靖共之臣子罹無端貶謫之極真而
遠近聽聞者若捋纓綉於濁流中無仕路清夷之望
此非獨為明公一人及同事諸曹嗚冤嘆抑竊恐

輦轂之下如此黜逐賊人不無可慮耳雖明公汪度
冲襟當必不以一時升沉望其胸臆第吾黨素在怙
恃又叨逾涯累舊之知而復自憐流落不偶所覲故
人翱翔要津為交游光寵而事有萬分一出意外者
奈何不快快乎春首兒曹種痘賴此幸獲保全竟亦
以此縛其兩趾不暇出戶而君策郎君獨不幸夭折

計臺下必深心悼之者然君策鬱陶之中相對輒念
明公不去口謂我兩人即當携屐龍山之陽與張使
君開口咲談盤桓數日而彼此纏於家務度未能累
糧而行顧兩人注想明公已結夢寐間而不亟令一
介走探居起豈不覩然顏面慚負心知於是乃各發
使共駕小舸渡江少通竿牘之訊即無貢獻侑械乃
其欸欸之惊明公或不噴飭視之耳竊念謫居之所
例須一涉其境然後歸而待遷在明公政恐不免此
行欲以日月為訂當與世聲俱西把臂祖帳作平原

十日飲也我懷彌深茲不一布臨遣之日神與去馳
報項明甫

仰惟門下黼黻名家珪璋重器行垂世表文屬辭宗
蓋得之吾友季雅及吾徒仲醇云所謂到處逢人說
項斯者語不虛耳季雅今歲為丈幕中上客私心冀
得藉茲一縷結納先生而秋杪以遊至武林曾過鴛
湖之上竟無緣望見清光則豈非大恨與迺五色雲
箋忽冉冉從天而下僕政喜見季雅故人又喜締新
歡于項先生矣先生尺牘一字一珠一行一絹僕方

備士補卷四
歲之枕中秘為鴻寶即此足貴衡茆而矧其頒貺纍
纍也畏何人斯未足備把臂入林之數而高賢不惜
眇睠齒牙若欲置之友籍中者捫心顧影奈何不自
慙哉九三即彈丸顧四方豪雋長者未嘗不攬轡鳴
榔辱臨其間輒留題詠之蹟今先生翰藻業已先馳
五茸不久且遲紫氣東來矣季雅故是楊彥履西席
有意遠延之竊計吾丈業梓腹心要盟金石恐終不
能以彼易此便僕僕風塵作長安遊客也如何如何
使旋率爾布復附以菲儀報謝之私百不稱一傾注

之悰亦百不宣一惟門下焘原是幸

與顧瑞徵都閩

不肖荃伏故里去烏聊白嶽之境千里而遙而顧將
軍威稜轟轟灌耳固知鉅賢名傑坐虎帳而運龍韜
非儔伍所能彷彿也指日登黃金臺肘佩斗大鵲印
此吾公剝事不卜可知第談者艷說英風而揆厥騰
騰之地則吾里九山若拳三泖如帶不與渭水淮陰
比隆儼烈哉羨仰羨仰時從清臣兄得居起之詳而
鯉魚桃花杳然通問此則不肖踈曠之罪不能自逭

何士扣芝園集
書
三十一
于臺下者許相公老師近况何如想當健飮僕春中
在都下時從張師相座上微聞郡邑之吏出其門墻
者大力扼之果然乎果然乎江右楊君繼竹精子平
五星之學妙入玄竅海內士夫扣之輒竒中亦一異
人也茲遊願望顏色輒敢為之紹介臺下試與階前
尺寸之地令一展其舌端能以所長効矣

何氏芝園集書完下